

午時招魂

下午看完一齣改編自夏目漱石小說的舞台劇，指針剛過三點，卡在一個有點尷尬的時間。站在重慶南路上，每根指頭末梢似乎跟剛才瀰漫夢境氣味的戲劇一樣，指緣的邊界逐漸渙散在淺黃的陽光裡，變得透明無色。好難進入的一部劇。慚愧的是我大概僅看懂三成，走出地下室後，彷彿做夢，整池午後就被遺留在主角捧握的那小小的金魚缸裡。此刻唯一的念頭是我還不想那麼早回家。打開 Google 地圖，我很快找好目的地，開始沿南海路往植物園走。

十月盆地的風還很熱。我原先只是想去看看南機場夜市長什麼樣子，後來手機往下滑發現青年公園離得很近，便以散步為由，打算走到不能再走的河濱為止，再折返回家。這兩個地方身為台北人的我從沒去過，尤其南機場夜市它像一道咒語，不時我就聽人提起。它不像士林或是饒河夜市閃現油膩繽紛的色澤，「南機場」念起來連唇齒間都夾帶一股灰塵的味道。

沒有記錯的話，阿姑現在應該還跟她老公住在那裡。阿姑曾跟我們住在一起快十年的時間。我還記得她剛搬來的時候，大學剛畢業，那時我才幼稚園，我有好長一段時間以為她是阿嬤被領養走的最後一個女兒，現在又回來了。拖著行李箱的她一頭棕髮，戴著銀項鍊，門牙暴暴的像隻兔子，講話大舌頭有點台灣國語。十年來吃飯始終不好意思坐上餐桌，笑得有點不自在，但經常笑著。然而她卻是我童年一位重要的夥伴，因為除了教我打電動的二叔以外，全家只剩下她會陪我玩三國無雙或是火影忍者之類的戰鬥遊戲。

母親不大喜歡我跟阿姑離得太近，她一直覺得阿姑慧慧，連她從打工地方帶回來的手搖飲都會叫我盡量少喝。但是每天放學期待會有飲料的日子很快迎來終結，當時阿嬤很開心這個可以當她小女兒的阿姑終於找到一份工作，只有母親告訴我，阿姑是進了電信公司當客服人員。如果打給客服接起電話，聽見如黃牙的台灣國語在耳邊咧開，那不會是待在狹小冷氣房的兔子，那有可能是阿姑嗎？她會知道是我吧。有段時間我非常想嘗試這件事情。直到大學在影展上看了一部韓國片叫《陰影下的她》，我才發覺當年的我有多麼愚蠢。

南機場夜市就快到了。抬頭望向天空，天際線被低矮密集的老建築拉得寬闊許多。記憶裡那棟阿姑曾與我們整個家族住過的老公寓恍如鬼魅還魂般，一塊塊墓碑在眼前豎起城牆。我搞不清楚我究竟是懷念抑或驚懼，已經拆掉的房子怎麼又被召喚到眼前來？午後傳出麻將聲的摩托車店。檳榔西施坐在高腳椅低頭滑手機。五金行暗暗的也不開燈。四方形陣地恍若一只黑盒子，古老糾纏的電線與鴿群安靜立下籠子的結界，時間在此地緩慢到與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產生了時差。彎進夜市裡，好像走進另一座時空，幾條街頗為熱絡，經過幾家

水餃攤、麵食館、生煎包店，看見幾個地名，我才隱約用鼻子嗅聞到某種文化的遺跡。

我沒有阿姑的聯絡方式，上次見到她已經是四、五年前的春節，她染回黑髮，已經不再是會陪我玩電動的同伴。她最後一次遞給我紅包，一樣笑笑的，露出鼓脹而崎嶇的門牙。我在巷尾買了杯珍奶很快朝青年公園走去，時間已近果凍狀的傍晚，風漸漸冷卻下來。

人快要比樹木還多的公園，空氣中飄浮一股與眼前明亮景象十分違和的酸味，可能是某種雨後發爛的樹果。四周皆是雄偉密集的國宅，跟幾分鐘前的夜市景觀截然不同。我在一張介紹台灣高爾夫球運動發展史的扛棒駐足許久，不斷有人從旁經過。細讀中我很快鎖定南機場、練兵場、馬場町、軍眷及國民外交幾個關鍵字，我到那刻才知道那叫得出名字卻不見真身的南機場，其實就埋葬在這座蒼翠的公園底下。我們家世代生活在台北，這些事情對於此在的我來說卻像是發生在很遙遠的彼方一樣，還是它曾藏在歷史課本的一角，或者，只因為我沒有向家人問嗎？

伴隨風，酸味還是一直干擾著我的意識，那不大像葡萄柚或是柑橘的爽利氣息，那味道絕不新鮮，在腦中顯影出濃稠帶有漩渦的褐色。時近黃昏，暗橘色的薄暮像是從河的對岸橫渡過來，淹起光的水窪。當我還坐在公車站極力抵抗那一陣氣味時，我看到坐在樹下的男人頭髮剃得很短，脫掉泛黃的吊嘎換上短袖衣衫，轉身繼續躺在那。我看見那對乾垂的乳房時才發現，那是具「女人」的身體。也許是意識到彷彿落葉堆般的人體，我查覺到有些走在人群裡的軀殼像是回到自己的崗位般，坐在一棵又一棵樹下化成雕像。我突然理解了味道的來源，前幾日的大雨，還有記憶中那個女人的微笑。

那通到了幫她開門的電話，提示著家裡肅穆的寧靜。常是我下樓走過一樓的長廊，鐵門底下的縫隙竄進正中午的白光，撕咬拍打著裡邊的黑暗。轉開門，背光的她只剩下黑影和乾黃的牙拉開一道細細的曲線，撫摸我的名字。風灌進室內，那是極黑極黑的氣味。阿昏又跑來家裡拿錢了。

阿昏是爺爺的妹妹，彼時爺爺大腸癌末期，已經住在醫院好幾年，家裡換由阿嬤掌管多時。還尚年幼的我轉身就跑，聽見後方阿昏啪搭啪搭鞋子打在水泥樓梯的聲響，常讓我心跳加速。她焦黑的皮膚，讓我不禁想起《神隱少女》裡的腐爛神。客廳煮滾的貢丸湯咕嚕嚕的，她的暗紅色牙齦從沒闔下來過。阿嬤問她，怎麼不到一個月又來了，又去跋筴？她從不回應，好像生來就只會笑一樣，快速將裝錢的白色信封袋收進深紫色小腰包裡。到這時阿昏才彷彿回神，只有那長形的白幡可以招來她的靈魂。她深怕被搶走似，嘴角垂下，陷進

一張初生細紋的泥土裡。那張臉，還有突出的眼球，跟爺爺實在太像了。

阿嬤問她呷飯沒？還沒。她踮起腳尖，有點心虛地用那雙佈滿黑斑的手拿碗筷盛飯，夾菜。油亮的滷肉。鮮脆的地瓜葉。透亮的白米。一桌飯菜突然顯得有些黏稠，不可靠近，像是拜過神明的飯菜那樣。阿昏吃完不用五分鐘，打開大門啪搭離去時，我才想起她並沒有說聲再見或是謝謝。阿嬤走進廁所洗拖把，那手勁把阿昏剛才踩過滿室的黑色足跡擦得用力，乾淨發亮。洗畢後，像是要把整箱家的人搖醒那樣大喊：「呷飯啊！」

我不知已經問過父親幾次為什麼阿昏要一直來家裡拿錢，她又住在哪裡？父親始終是為秘密站崗的士兵：問這個幹嘛，不要管那麼多。他總是帶有某種威嚇與迴避的意味在抵擋我的疑問。反而是母親，我相信她甚至是恨阿昏的，她講起阿昏有小兒麻痺四字牙齒咬得好緊，皮膚快要拉到背後，充滿憐憫與刻薄的光滑。阿昏抽菸也喝酒，應該也不常洗澡（她真如父親說得有「好好」待在療養院嗎？），她的丈夫就像家族裡那些我無從聽聞過的姓名般（清一色為男人），只留下失蹤，自殺，被黑道砍死這類汲取自大人們談話間的縫隙，造出富含瘋狂色彩的傳說。我有時難以相信他們怎麼能如此淡然的說話，怎麼，又能夠像這樣什麼都不說？

母親反而成為我僅存的出口。那像野獸一般曾咆哮怒斥阿昏不要在客廳抽菸沒看到小孩坐在旁邊吃飯的母親，她問我：「你知道為什麼阿嬤要收留阿姑嗎？」對於還在讀國小的我，這兩個同樣喜歡笑的女人突然被母親這般用針線穿過嘴的孔洞，懸吊在隔絕父親、阿嬤、叔叔們的房間裡，堆起木柴，像是烤火一般拷問所有人，直到水分蒸乾。我感到好奇也恐懼。我在那刻比起一位兒子，更像是母親的一個中介物或鏡子裡的倒影，她正在另一種神遊的狀態，藉由向「我」說來進行某種確認。

母親雙目發光，眼白有著骨瓷的質地不帶任何血絲。當時也許是我第一次領悟到往後一次次在房間裡的雙人告密，她都將如釋重負：「因為，她是那個只會來要錢的阿昏的女兒。」

阿昏的女兒，阿姑，她從小就住在寄養家庭裡，因為父親患上腦癌早死，加上母親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社工很早就介入觀察（這從不見姓名的男人怎麼會跟阿昏結合呢？）。興許是爺爺對於阿嬤的交代，在那個年代，阿嬤嫁進一個狂亂充滿謎團的家族，面對喜歡做夢卻學不會正視現實的丈夫，她竟連男人妹妹的人生都必須負起責任來。

從小我就跟阿嬤睡在一起，我曾在睡前問她為什麼阿昏每次來拿錢，身上都臭臭的。阿嬤沒有告訴我可能是忘記洗澡之類哄騙小孩的原因，或詳細解釋

一切緣由，阿嬤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也不知道。」

對，或許阿嬤從來沒有接受過，她也不知道為什麼情況就變成現在這樣。就像母親在吼阿昏不要抽菸時，我才忽然想起阿嬤是在場的。三個女人無聲的對峙，男人總是缺席。她照樣拿著能喚醒魂魄的信封袋，沒有反應，好像誰都不認識，快要靜得鑲嵌進沙發，甚至是有些故意的陌生非常。我很久以後才在那陣靜默想到，阿嬤從來就沒有同意過這個女人的到來。同意不同意不是她能作主的。她只能盡力把一切都做好。她故意錯開阿昏來拿錢的時間，不讓母女倆碰見，但還是有那麼幾次阿昏拖遲到黃昏時，大家都要下班回家才來。

金橘色的光芒像一把劍刺穿屋子的心臟，屋子的血汨汨流出窗外染紅傍晚的天色。阿姑打開大門看見阿昏坐在那，只是靜靜喊了一聲：「媽。」

那聲「媽」所浸滿的血緣的重量，有時讓我感到可怖。然而阿姑二十幾年來的確孵出某種奇異的輕盈，在體內，彷彿此生偶遇的浮萍一樣水裡生根。而身體裡的血緣一輩子都無法流光，只能循環往復，不存在盡頭。真到了那個時候，連悲傷與憤怒也會變得沒有任何意義。只有裝著錢的信封袋能召喚孤魂也似的阿昏，不然她絕不會來。阿嬤讓她中午來，可以吃頓正常的飯，分散錢不要讓她稍一個閃神一次全賭博輸光。阿嬤獨自堅持到爺爺過世、老房子拆遷前都是，只為了每個月確保，丈夫的么妹還活著。

爺爺在世時，阿姑帶了幾次她交往的男友來家裡。爺爺如同替代性的父親的存在，交代這個「女兒」的成家。爺爺過世前一年，阿姑跟她男友簡單去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婚禮也沒辦，就搬到南機場住，開始負擔起自己母親住療養院的費用。

爺爺死後，阿昏提早好多到家裡拿錢。

阿嬤告訴她：「阿勳死呀。」她微笑沒有反應。

停了會，再說一次：「你阿兄死呀。」

她才收起臉上的笑容，像個小孩眼睛睜得好大。那平靜無光的瞳孔如同黑洞不知吞噬多少東西，包括她自己。

她不吃飯，一句再見謝謝也沒說就走，阿嬤走進臥房好久不出來。午間新聞主播的琅琅讀字聲，大聲粉刷起發黃的牆壁。我拿起沒人碰過的飯勺，剛跳起的電鍋水蒸氣好燙手。我等了段時間，仔細去聽煮好的白米嘶嘶絮絮，轉頭告訴還在房裡的阿嬤，可以吃飯了。